

台灣省壇俠人宗師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諧謔武俠系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蚱蜢斗鸡公

〔台灣〕松柏生

上

台灣 松柏生 武術小說系列

蚱蜢斗鸡公

①

延邊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

蚱蜢斗公鸡 (上下册)

(台湾) 松柏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彩虹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 80599 - 717 - 9 / 1.249

印数: 1 - 15,080 册

定价 19.80 元



松柏生 台湾高雄人氏，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以现代手法描写古代侠义志士，以处女作《绝代天骄》轰动台、港、澳地区，其风格独特，扣人心弦，将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举凡忠义、憨直、豪气、阴险……等，个个分明以精彩的侠义谐谑系列独开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被读者视为现代武侠派的金庸，令老一辈武侠作括目相看，其作品销量和金先生的作品不相上下之分。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天下鲜事何其多 | (1) |
| 第二章 | 江湖路上遇红颜 | (30) |
| 第三章 | 是非善恶难分辨 | (58) |
| 第四章 | 意外艳福并非福 | (86) |
| 第五章 | 好头好面臭脚仓 | (114) |
| 第六章 | 万事半点不由人 | (141) |
| 第七章 | 大水冲倒龙王庙 | (165) |
| 第八章 | 香蕉皮很会整人 | (199) |
| 第九章 | 行船遇着对头风 | (219) |

目 录

第十章 干柴烈火难相容 (253)

第十一章 自古好事多折磨 (282)

第十二章 黄鹤楼上看翻船 (311)

第十三章 对头见面眼更红 (331)

第十四章 鬼使神差有奇遇 (365)

第十五章 八方风雨会华山 (389)

第十六章 有眼不识金镶王 (418)

第十七章 忙里偷情我最行 (447)

第十八章 奸巧之徒自绝路 (473)

第一章 天下鲜事何其多

万猿谷。

山脉绵亘，丘陵起伏。

别说没有猿影，连一双猴子也不见，因为正值深夜，猿也要睡觉，四周静悄的，除了猫头鹰“咕咕”单调的叫声外，就是“唧唧唧”的虫鸣。

夜已深，但人却未静。

简陋的卧房外，有双漆黥的大眼睛在窥视。

房内睡着一个咎声如雷，须发皆白的老头，他不但长像怪异连睡姿也怪，坐抱而睡，跟双老猿差不多。

“睡死了，天赐良机！”

房外偷窥的小子，心中这么想着，一闪便来到了窗前。

他身穿差羊皮裁制的背心，裤脚一长一短，活像个种田的壮稼汉。

小子轻推开柴窗，身子一耸，轻如燕儿般穿出去。

“拜了！”

他回头挥挥手，向这栋住了十年的茅屋告别，然后一提气，人仿佛流星一般，迅速投入了漆黑的林中。

小子不敢大意，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万猿谷”比“少林增”的木人巷还恐怖，若没有“白猿翁”应允，谁也休想踏出一步，但他非走不可！

四周黑沉沉的，他只能藉淡淡的月光前行。

“喇！喇！喇……”

这时候，在前面不远处的林中，只见树枝摆动，他立刻刹住步了，原因是有猿猴在守夜。

“好在，没被那死泼猴发现！”

小子庆幸之际，只听“啪”的一声，不知何处飞来一物，打在他的额头上，火辣辣般的刺痛。

“哇操！”

他知道了遭暗算，目光电扫，四下并无半点人踪。

“操他个蛋，是谁的贱手发痒？”

登时，他额头肿起一个紫包，心想是被飞蝗石一类击中，心中虽然恼火，可是他仍继续前行。

小子怕给逮回去，撒开大步向前奔。

他身形其快无比，眨眼已奔出了数里地。

“哎……哟！”

小子正想松口气，怎料脚下绊着一物，整个人失去重心，踉跄往前冲了去。

幸好他眼明手快，双手用力撑地，一记“没头跟斗”翻过去，很愉又挺立起来。

“哇操！我看莫啥稳！”

小子怕被算计，急忙向左一个伏身，穿出数步，回头查看之时，恍忽有一个小人影，一闪汪见踪迹。

他知形迹败露，要先找个藏身之下，免得四面受敌。

此念刚落，背后一阵冷风袭到，他还来不及转身，后领已被毛茸茸的笔拉住，小子恼怒返身，用一招“回光返照”，先外外分，再一拳猛打向后。

哼！

拳要被击中，不死也要叫他躺下！

谁知一拳没打着，一声“哗啦啦”迎面飞来一把沙土。

“操你个大香蕉！”

小子猝不及防，叫沙撒了一脸一身！

“死猴仔有种出来吧！”

他被打得莫名其妙，却连对方的长像也没看出，顿时气的七窍生烟！

周遭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回答。

“操你个大橘子！”

他抹掉脸上少土，又继续向前奔跑。

“啪哒！”一暴响。

那小子定睛细年只见右侧树上，矮小的黑影一晃，而且还向着自己招手，似乎故意卖弄。

“操你个大柿子！”

他已被激火了，所以也不加深思，扭身躯运用“鹞子务必身，朝那黑影扑去。

“咦？”

当小子扑到之时，黑影已经不见，他四下搜寻，又看见左方四，五丈外，有一黑影在动。

黑影一探一伏，好像故意让人追赶。

“操你个在西瓜，小爷不走了，今晚非逮到你不可！”

最后，那黑影落在竹棚上。

“有种别走！”

小子已怒火遮眼，双足一蹬，一个“白鹤冲天”拔上竹棚，谁知上了大当！

原来那竹棚是几根竹蔑，一些茅草搭成，丝毫着不得力，这小子飞身上穿时，又是一股急劲，乍感“劈啪”声响，脚下一崩，整个人坠了下去。

“扑通”一声。

小子半身掉进了粪坑里。

“呸呸呸，操你个烂米田共，臭死人了！”

“哈哈……昨蜢，老配看你还溜不溜？”

操，看他头上那几根头发，桀骜不驯往上翘，是有点像双
顽皮的昨蜢！

小子循声望过去，只见那个须发皆白，猿猴模样的老者，
高坐干上，两双脚悬空不停摆动，跟个孩子似的。

“白爷爷，你不是在爱困，吗？怎么知道我想溜栓？”

那老者笑着回答：“你这臭小子前科累累，已经不是第一
次溜栓了，老配当然随时提防着，就是睡觉也不例外！”

“你……被叫“昨蜢”的少年，没好气问：“操，你为什么
老是阻止我？”

因为啊，你的武功尚浅，还不足以下山寻仇！”

昨蜢立刻反驳道：“哇操！照你这么说，你要我练到跟你
一样，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才肯放我下山罗！”

“非也！小昨蜢，耐心的等吧，等久了就是你的，绝对错
不了的！”

昨蜢气愤说：“这句话，我早就听腻了，能不能换一句新
鲜的！”

“话就这么多，没有新鲜的啦！”

“哇操！没有新鲜的，怎听得进去嘛？”

“你不高兴也得听，谁叫你武功不行，孩子们，带他去洗
澎澎，把脑袋清醒清醒！”

“操，不，不要啊！”

“要不洗澡，你脑袋怎会清醒？”

“白爷爷，现在是隆冬，你把我扔下山涧，会冻死我的，

白爷爷……”

话语未了，不知从那拥出一批猿猴，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飞也似的朝山涧奔去。

“白爷爷，我下次不跷头了，你饶了我吧！”他挣扎着喊道；“白爷爷，救命啊……咕噜，咕噜——”

这老头脸上露出了笑容，口中喃喃骂道：“臭小子——”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

“轰——”

黎明时分，昨蜢好梦正酣，忽被一声大响惊醒，一骨碌跳了起来，惊叫：“哇操，地牛翻身啦，紧栓！”

惊叫中，他匆匆披上衣服，三脚两步奔出房去。

但见林中，群猿怪叫，乱成一片最右的那间石屋，窗门洞开，大半倒塌，昨蜢大惊：“哇操！不是地牛翻身，那……白爷爷怎的湍看见！”

他急急赶到白爷爷房中，不见白爷爷，又匆忙出屋四处寻找，奔了没多远，只见白爷爷躺在地上，猿群在旁乱跳嘶叫。

昨蜢又惊又骇，急问：“哇操！白爷爷是谁打伤了你？”

白爷爷痛苦地答道：“是连体怪胎赵牛鞭……”

“哇操！怎会蜢有这川怪胎，他们是怎么来的吗？”

“唉，都怪我一时心软，收容他们在万猿谷，才地有今日的结果，十年前，我在太原一个小镇……”

山西太原的阳春小镇上，有两个专做死人买卖，就是卖棺材，的生意人，一个叫“老赵”，一个叫“大牛鞭”；两人居住在同一条街上，店铺也是左右毗邻。

所谓同和敌国，大家帮着同亲戚的生意，彼此心里都会仇视对方，虽说是做生意，各有各的手法，但人的心胸总是很狭窄的。

所以，老赵和大牛鞭也不例外。

平日两从在街口碰面也绝不会打招呼，顶多是打从鼻腔中冷哼一声，便算是招呼了对方。

老赵有个妻子，生性好淫，所以，老赵身体十分瘦弱附近的人都传说，这是因为老赵的老婆，每天要的很凶。

而大牛鞭刚好相反，个子魁梧又没娶老婆，人也长得蛮英俊，这样的男人，多半是个风流的男人。

大牛鞭便时常泡在妓院，少打理店里生意，只量让伙计们照应，生意也就没有老赵的好。

大牛鞭为引原故，打从心里对老赵憎恨，时时藉些小事，就与老赵大吵大骂。

就像今天，就为了芝麻绿豆般小事，两个男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老赵所雇折伙计，在店门前钉棺材，一不留神，就将棺材移过了一点，贴着大牛鞭的店。

大牛鞭立刻借故大发雷霆了。

“混帐东西，有开店的像你们这样横行的吗？”

伙计“二毛”是个怕事的人，见大牛鞭气势汹汹，忙打恭作保卫的问：“牛掌柜，有什么事？”

“好妈的臭小子还水仙不开花，装蒜，你们怎样做生意的，连棺材也摆在我们面前，你们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在店内的老赵，听见了吵骂声，立刻走了出来。

二毛见大牛鞭无理所骂，也十分气愤，于是便将情形告诉了老赵。

老赵听了，即骂道：“你存心找碴子嘛？这条街是你的吗？我的伙计自管在街上钉棺材，这关你个屁事？”

大牛鞭气愤的说：“什么屁事？老赵，你钉棺材，钉到我的店门前就不对了，你想怎样，还敢发购置？”

“我操你的娘，大牛鞭，你无理取闹，欺负我的伙计，我要叫大家来评理！”

“姓赵的，你还敢护短，你是要老子教训教训你？”

老稍虽瘦小，却忍不住这只气，他卷起衣袖，向大牛鞭行去。

大牛鞭自视年纪较轻，又比对方强壮，也迎上老赵，顿时，街上的气紧张起来。

可是，那些好事的街坊，并不上前劝阻，他们抱着一份幸灾乐祸的心理，恨不得两人打得你死我活。

两个男人，就在街上打了起来，老赵个子和气力，都比大牛鞭逊色，所以一交手，胸前已中了对方一拳，立即口吐鲜血。

众人见状，才醒悟两人这样打下去，会弄出人命，所以，才纷纷的上前劝阻。

在大众劝阻下，两个男人才分开来，老赵的伙计，惊惶之下，急忙扶老赵回店。

大牛鞭见自己已占上风，神气活现，指着老赵的店铺大骂：

“他奶奶的，明明是横行霸道：“还要护短，又商那个本事。以后再这样，老子吃官司也非将你打死，看你以后还敢臭灰（神气）吗？”

旁观者观解：“算了，牛掌柜，你人也熬过了，还是回店里休息吧，大家都是街坊，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大牛鞭见自己出盡卖气，也心满意足的反回店内；老赵虽被势中一拳，但却没真的受伤，心中的气愤，久久还不能平伏

下去。

过了几天，老赵恢复了元气，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受了大牛鞭的气，总觉得是一件丢脸的事；因此，他日夜的思索，要报这一拳之仇。

终于，给老赵等到一个机会了。

这天，降街的一个老太婆死了，老太婆家人自然就来到这修街上贾个棺材。

这家人走进了大牛鞭的店去。

难得有生意上门，大牛鞭又刚好在店内，立刻微笑的恭迎客人，三两句话就谈成了贾钱。

突然，老赵行出街外，向大牛鞭店里大嚷。

“我们这儿的棺材，是全阳春最好的，全是用柳木制成的，贾钱也比人家便宜多了，只要三两银！”

老赵这一叫嚷，在大牛鞭店的内的丧家听了假钱，比大牛鞭便宜一倍，立刻便往店外走。

老赵见状，忙卑躬变腰，口中还哀伤的说：

“唉！府上的老夫人不幸，小店上下也感到难过，我们做生意最护良心了，棺材要贾最好，假钱也公道，三两银子就有上好的柳木料！”

“你真的贾三两银子？”

“当然，我们做生意的，一向都是老老宝宝，绝不会乖人家有丧事而埋没良心，开天杀假！”

大牛鞭见到手的生意，被老赵给破坏，气得要命，马上往店外行出来。

“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居然上门扮生意！”

老赵看到大牛鞭气得满脸通红，心里大为懂意，但口中也为让人。

“什么上门抢生意，做生意要凭良心，乖人家有丧事，猛敲竹竿，是缺德的，我老赵绝不做这种事！”

“掌柜！”丧家似乎不耐烦，拉着老赵道：“三两银子，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当然，我这儿的假钱是最老宝不过。”

“好！你马上给我送一个过去！”

大牛鞭不由急又气，忙道：“我们有同样好货，贾两两银子！”

此话一出，丧家们都呆了：“两银子？”

为了争这口气，大牛鞭斩钉截铁的 say：“不错，跟他们同样货色，我们贾二两银子！”

老赵气道：“大牛鞭，你使这种手断，也太无耿了！”

大牛鞭气愤说：“他妈的，你贾三两银，老子不能贾二两银吗？关你屁事？”

“好！”老赵一气之下，即咬紧牙关叫起来：“我们这里最好的棺材，只要一两银子！”

“哼，老赵，你太狠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我赶绝吗？”

“哈哈，我做我的生意，关你个屁事！”

“好！我大牛鞭今天为同情死去的老夫人，棺材决定免费赠送！”

“大牛鞭，他奶奶的，你以为你这样做很潇洒吗？我老赵店里最好的棺材，也决定免费赠送！”

老赵说着，朝伙计大声嚷道：“二毛，给我挑一个最好的棺材送到丧家去！”

大牛鞭也不甘示弱的叫说：“人来，把我们最好的棺材挑到丧家去！”

他们两人的豪气，不但没有令丧家感动，相反的，他们大为气愤，骂道：

“妈个巴子，你们这两个大概都是笑也（疯子），我家只死了一个人，谁要你们两个棺材，你们这不是存心咒人，走！我们到别处贾去！”

于是，丧家的人怒气冲冲，走得一乾二净。

眼见本来快做成的生意，就这样失掉了，大牛鞭和老赵两人，气极败坏，双目都快喷出火来。

首先，大牛鞭先叫了起来：“老赵，以前你欺负我，我也不跟你计较了，今天的事，我一定要和你算算，他妈的，你老赵要是有种，就跟我决斗！”

老赵也气得浑身发抖，男人最护究面子，大牛鞭已摆明向自己挑战，虽然自己未必是他的对手，但这口气，他是无论如何也忍不去的，当下，也怒喝了起来。

“大牛鞭，别以为老子怕了你，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好！我们先签下生死状，大家赤手空拳决斗，谁被打死，也不能埋怨对方，你敢签吗？”

“签便签，谁怕谁呀！”

人在生气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作深一层的考虑，老赵和大牛鞭，便互相划掉了生死状。

他们声言，到地藏王朝前决斗，谁也不准跟首来偷看，街坊们见两人如此认真，也真的慌了，纷纷躲回家里，不敢外出。

老赵的妻子阿满，听到夫要和大牛鞭决斗，早已吓昏，店里的人，手忙脚乱的抢救她，对老赵的事，又不敢劝告，所以，只好躲回店里。

于是，老赵和大牛鞭，一先--后，浩浩汤汤，走到地藏朝前。

“姓赵的，不要说我大牛鞭欺负你，瞧你这么又瘦又乾，老子让你三招！”

“屁，我操你娘，我老赵是个顶天立地大丈夫，谁要你让，你有种的，就放马过来！”

“好，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人！”

有过上次的经骇，老赵学乖了，他知道大牛鞭力大无穷，而自己则比较云活，所以，大牛鞭一拳挥来，也不挡架，只是矮身闪避！

大牛鞭本来满有把握的，但连发几拳，居然全被老赵躲发过去，他不由大怒起来。

“老赵，你这丢人东西，你这是算那门子的决斗，连老子一拳也不敢接！”

“嘿嘿，大牛鞭，你才是龟儿子，你有种的，就把拳头势到我的胸口来，看你有没有这种本事！”

老赵一边在闪避，一边用话激他。

大牛鞭越是焦急，拳头越没准备，始终连老赵的衣襟也碰不到。

“王八乌龟的儿子，你除了一身肥肉大棵呆，有什么本领，你想老子死，只怕比登天还难！”

大牛鞭越是浮躁，越是打不着老赵，他还不算是一个四肢发运，头胸简单的人，终于，他明白过来，老赵是故意用话激怒自己，好乖虚而入。

他又气又恨，云机一动，故意滑了一跤，老赵不虚有诈，马上向大牛鞭身是扑去！”

两个大男人，立即滚在地上，你一拳，我一拳，谁也没占